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中國民間文化藝術研究會國民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流覽社有限公司聯合

齊魯書社出版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

第二四册

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歷史文化分會策劃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編纂委員會編纂
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責任有限公司贊刻

齊魯書社出版

補編第二十四册目次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四十卷（二）　〔明〕陳繼儒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四十卷（二）

〔明〕陳繼儒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論大觀四十卷》提要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十八卷　歷代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王士騄開仲甫編次

宋人君論　司馬光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經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樵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旗求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躋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未露狐疑不決卒成于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後之有

宋畧總論　裴子野

宋高祖武皇帝以盖代權才起匹夫而并六合尅國得雋奇績多于魏武功施天下盛德厚于晉宣懷荒伐叛之勢而夷嶢險之力百勝可得而論者矣改足行陣之間却孫恩蟻聚之衆一朝奮臂掃桓玄蠭石之宗方軌長驅則三齊無堅壘邇戈内赴則五嶺靡餘妖命孫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禺席卷擢朱齡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來王羌胡畏威交為表裏董率虎旅以事中原石門巨野之隘指麾開闢關頭霸上之阻曾莫藩籬虜其酋豪遷其重寶登未央而灑酒過長陵而下拜盛矣哉悠悠

百年未之有也于是倒載干戈休兵泗水彤弓納陛肇有宋都蒂芥必除華夷莫拒然後請乎上帝步驟前王零陵去之而莫猜心高祖受之而無媿色古之所謂義取天下者斯之謂乎若其提挈草創則魏孟何劉輔相摠持則穆之徐羨鎮惡道濟經其武傳亮謝晦綸其文長沙以冢弟共艱難武烈以清貞定南楚其胥附奔走雲合霧集若榱椽之構大廈衆星之仰河漢或取之于民舉或得之于未名群才必逞智能咸効爵不妄加官無私謁晉末所以荒濤清混阿黨容縱莫不驅掃革易與之更始君行卑非而國不為陋民勤征戍而下無怨讟品令有容賞罰端平遠無不懷邇無不附屬為郡縣者則南逾交趾西包紿閣北劃黄河而統東海七分天下而有其四自永初末歲天子負扆務懷以燕代為戎岐梁重梗將誓六師屠桑乾而境北地三事大夫頷相謂曰待夫振旅凱入乘轅南反請具銀繩瑗檢告報東嶽既而洮弗興即年獻世營陽王狎于弗訓以敗輿太祖寛肅宜惠大臣光表超越二昆來應寶命沉明内斷不欲改由甯氏克戚權逼不使芒刺在躬親臨朝事率尊恭德斟酌先王之典強宣當時之宜吏久其職育孫長子民樂其生鮮陷刑辟仁厚之化既已播流率土忻欣無思不服每駕巡幸肅鼓聽

闡百姓扶扶老幼想望儀刑愛之孜孜如日不足初徐傳伏誅繼求内相王弘處之而思降彭城歌之而弗遣王華發景仁以忠允感帝載謝弘微王曇首以沉密贊樞機徐王僧綽以體國彰信義謝方明劉道生以治惠稱良能高簡則令明清貴則王舊文章則顔延之謝靈運有藻麗之鉅才儒雅則裴頠何偉擅師表之高舉剛亮骨鯁則袁粲蔡子度建言忠益則范泰何尚之宗室蕃翰帝弟帝子則江夏衡陽廬陵隋王建平臨川新喻或清令而審或文敏而洽皆博愛以禮士明靡以流譽十三四年為多士矣上亦蘊藉義文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國都四學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乎家卷天子乃移蹕市輦以從之束帛讌語以勸之士莫不敦
悅詩書沐浴禮義敝慎規矩斐然向方其行修言道者然後登
朝受職威儀輕佻者不齒于鄉閭公官非儐羽不來庭私家非
軒蓋不逾閾冠冕之流雍容如也于是文教既興武功亦著命
將受律指日如斯檀蘭濤伐則南登象浦劉斐爰整則西踐伐
他良駒巨象充塞外廐奇琛環貨下逮百蹛禽獸草木之瑞月
有六七縣山諷海之譯歲且十餘江東以來有國有家豐功茂
德未有如斯之盛者然值北虜方強周韓歲擾金蹋虎牢代失
與御三十七年偏師克復河南橫踪強胡百萬之衆匈奴遠跨

塞帝艤淮浦設穹廬于瓜步請公主以和親于時精兵猛將嬰
城而不敢闚謀臣智士折撓而無可稱天子乃朝饗單于臨江
觀會于是起盡户之役貧富室之財舳艫千里緣江而陳戎守
既嚴胡兵亦怠且大川所以限南北也疲老而退歸戎追犇之
師橐弓裹足低虜之氏流離道路江淮以北蕭然矣重以含章
巫蠱始自三逆合殺酷帝史籍未聞仲尼以為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辨之不早辨也元嘉之禍其有以焉世祖
謙光九牧大啟寬恥身當歷數正位天居聰明絕達憚聞強記
威可以整法智足以勝姦君人之畧幾將備矣一時之風流領

柚則謝莊何偃王或蔡興宗索顗袁粲禦武名將則沈慶之柳
元景宗敞之或潔清以秀雅或驍果以步類因以軌道廟之中
方知向時之士若顏竣之經綸忠勁匪躬諒直雖晉之徐趙無
以尚焉帝即位二三年間方逞其欲拒諫是已天下失望矣以
世祖才明少以禮度自肅思武皇之節儉追太祖之寬恕則深
之文景曾何足云景和申之以淫虐太宗易之以昏縱師旅荐
興邊鄙蹙迫人懷苟且朝無紀綱內寵方盛矣外物已亂其
敗已初世祖登遐委重于二載大宗晏駕亦託孤于王阮洪近
之道同歸冲人之釁如一然宋祚未絕于永光更以宗王之見

容水德遂亡于後實由強臣之受辱且顧命郡公從容自重畏
懦伊霍之機綺靡唐虞之際于是蔚炳胥變明命就遷俯仰之
間興衰易用矣周自平王東遷崎嶇河洛其後二十四世而赧
始亡之漢自章和以降顛覆闕堅其後百有餘載而獻始禪之
何則周漢靈長如彼難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時亦人事
也聞夫鴻荒者難為慮因事者易為力曾馬規摸懸乎前載苟
有斯會實啟英雄而況太宗為之驅除先顛其本根既感扶葉
遂摧斯則始于人事也昔二代將亡殷辛夏癸相去數百年間
興世而後出宋則景和元徽首尾不能十載而降虜過于二君

斯則天之所棄篤于前三者也天意人事其微如是雖欲勿置其可得乎若乃拯厥塗炭衆逐取之辱者湯武之志也私鉏宮路飾捍諫之名者近代之事也其應天從民道有優劣故宗廟社稷脩短異數不然則何殊尤緬邈如斯之遠也夫山岳崩頹必有朽壞之隙春秋迭代亦有去故之悲是以臨危亡而撫理運未有不扼腕流連者也近古之獘化事俗行乎宋氏之成敗得失著乎行事從而言之載于篇矣繫叙其所以創業世統而懷其舊俗遺風逝于賢人君子英聲餘論以附于茲子野曾祖宋中大夫西鄉侯以文帝之十二年受詔撰元嘉起居注二十

六年重被紹續成何承天宋書其年終于位書則未遑述作齊興後數十年宋之新史既行于世也子野生于恭始之季長于永明之年家有舊書聞見又接是以不用浮淺因宋之新史為宋畧二十卷剪裁繁文刪撮事要即其簡寀志以為名夫黜惡章善臧否與奪則以紀逸格言不有私也豈以勒成一家貽之好事蓋司典之後而不忘焉

宋武帝論

蘇轍

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五伯之迹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志本欲盡掃群雄而後取漢耳既滅二袁呂布劉表欲遂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韓遂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是董昭進九錫之議幡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為周文王下亦不失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為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不順既殺王凌害諸葛誕非人臣矣又

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錫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力有餘足以有為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之形勝引吳越之富饒以經畧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勢則王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傳亮商廷建業發九錫之議劉穆之亦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

無留秦之意舉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將死者過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知諸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俯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利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古之為國必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歸以來九錫之淫名尚可以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業止於是也

宋武帝論

朱敬則

蓋聖人不能為時亦不能失時歷觀帝王之祚未有不因人墜塗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是知秦有閻趙之隙漢羅莽卓之災晉由曹氏之專宋實桓玄之篡始得奮其智力收此倒懸陳泥界之姦問涌天之罪況劉裕天錫神勇雄畧命世不得思漢之謳未暇假從可之會同盟二十七碩從一百人雷動朱方風發竹里龍驤虎步獨決神襟長劍一呼義聲四合蕩亡楚已成之業復遺晉久絕之基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雖古人用兵不足加也至乃網羅俊異待物知人動必應時役無弃衆

西盡庸蜀北剗大河自漢末三分東晉柘境未能至也或問前史云克敵得儁奇迹多于魏武此推論乎君子曰得儁雖多前非大敵若乃黃帝斬蚩尤高祖制項籍光武抗尋邑曹公挫本初此是奇迹也至若慕容超戢不在躬奴僕下品姚泓宗林倩貳借手于人盧循秋冠之餘燕譏新造之國因勞取亂何足可稱至乃滑莫樽俎之間明見千里之外機科日不爽錙銖亦古之智士何以加焉但禮樂文明日不暇給垂風遺德盛所未能人望不遠于建安天命乃光于魏武又問曰棄德非道格舊恩親有宋功臣多不及嗣豈理須然乎請聞其要君子曰斗夫

奸雄者非淳德之稱謀勇者乃果決之辭故昔之同盟機覆前敵故無材不露無心不披譬若同舟遇風寧有隱哉及高鳥盡狡兎死其材能我之儔也我非積行累能彼之知也思已之所行恐彼之已叛是以雄倩內發釁兆易萌轉彭以之葅醢劉蕡由之覆亡然則高談堯舜之道不恐論桀紂之行思蒞齊之血食見漢宋之不仁故廚俎畏秦王之屈節范蠡識勾踐之忍人綺季不出于商山嫌漢王之侮慢嚴光潛形于草澤知劉秀之未弘有肯哉又問曰宋祖入關老相駕為赫連思逗姚氏溺昏中原士庶恥為臣妾王師衆整頗有禮焉所以扣馬攀車請住

關右官室陵寢是大漢之遺跡關山重復乃有用之長世人與不取遣衆獨歸昔項籍見哂于韓生宋高又失于父老其肯可得聞乎君子曰論項即非在劉為是以項王之材天下可以力制人心可以勢奪因官室之嚴守山河之固此九州之上腴何彭城之足哭劉裕宋本江南全軍遠克未能制命夏翟施號秦涼雖曰關中寔是邊地報長不及馬腹風未不

王買德曰貪歸受禪所留不過愛子待歸一舉而可取卒如其策智士哉

宋武帝論

何去非

天下之事日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處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機之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機而起于機為妄起後機而發于機為失應古之智者于機未嘗妄起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已而權不移制天下之變于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于先發居之一日而機數

至則吾未嘗獻之而怠于必應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矣昔者越王句踐辱于會稽之栖追其返國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于吳其臣遂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為未覩其可乘之機以發之也于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群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收區區之江左以續宗祀而群胡自相搏噬驟興驟滅百年之久至于苻堅并夷畧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萬之敗反未及國而慕容亡燕之裔

並起而乘之垂收陝東而冲亂關右符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饉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山堅冲相持其勢俱憊于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敵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興燕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虜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漕粟以慰其求既而尺土不復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狼袂而起平靈寶于舊楚定劉毅于荊豫滅南燕于三齊克譙縱于

廣州殄盧循于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蓋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跋隴北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猶不敢南指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憤辱去于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為漢室之裔乃以長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悅附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衆荊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于中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舉千里之秦屬之乳臭之兒引兵遽還無復顧慮大遣秦民之望蓋一舉足而赫連蹶躓以收關中如探物于懷間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機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為當指而趙魏為足憚也然其亟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速返畏人之議其後而為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指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于漁樵匹夫之微崎嶇轉戰以經畧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師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為王業萬世慮也使司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群胡遂為不討之讎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機也嗟夫集大事者惡夫志卑而失機宋武蓋之矣

宋文帝論

蘇轍

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皆以殺君書之矣惠公既立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有罪也稱國以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無罪書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為君而晉人不君也既已為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克為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

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得立而所罪於克以自悅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召甥郤稱冀芮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晦少帝失德三人議將廢之而其弟義真亦以輕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真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政晦出據上流為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安社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王華孔甯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惡羨之亮據其逕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帝遂決意誅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甯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是歲皇子劭生劭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甯子之子孫無聞於世而曇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劭於乎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問蔡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善夫蔡廓之

言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有言為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蹈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誠畧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徐傅謝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宋宗室論

許敬宗

昔周之初興大封建宗室及其東遷晉鄭有同奬之功然其衰也幹弱而枝強後世於是有矯其失者而封建不復古矣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實亡無補於事降至既屬宗正有籍王牒有名宗學有教郊祀明堂過國奠典皆有祿秩所寓州縣月有廩餼至於宗女適人亦有恩數然國祚既長世代浸遠恒產豐約去士庶之家無甚相遠者靖康之亂諸王駢首以斃於金人之虐論者咎其無封建之實故不獲維城之助焉雖然東都之仁宗南渡之高寧元良虛位立繼小宗大策

一定卒無動搖磐石之固亦可知矣且宋於宗室稍有過差君臣之間不各於改尤不憚於言涪陵武功真宗即位尋議追復改塋封其子孫濮邸尊稱言者惟務揩疵不少避忌宋末濟邸國事將亡諫既不息必褒卹而後止是蓋歷代之所難得者歟

謝靈運論

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無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

繹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遐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宗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縱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

遠官民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發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褚淵王儉論

蕭子顯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遂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為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昂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半祚短促服褐前代官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為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為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閥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宋齊論　　李德裕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寖替纘緒之初如華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為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邵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群臣皆贊魏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

齊本紀論上　　李延壽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奠方屢戰而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規避權逼曆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響然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齊本紀中　　李延壽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響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華其弊風敦繫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戚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既誅夷君暴殞皆任非其器之所致介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介夷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華前辭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

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齊本紀下　　李延壽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戚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聽名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臣義方始自強保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覆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媼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構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流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沒溺之萌俄覩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誰夫蓋禁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王儉自比謝安論　　秦　觀

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沉也以思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為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為王婿女為王妃布滿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他晉妳為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緡紳顧望不知所為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公屢改袁宏之文以寢九　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為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柴王魯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輝殿何異取大統以文姦言者安之于晉其大節如彼儉之于宋其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于詼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為名流之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汚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少有重名累辟不就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于言色則安之功名出于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

見于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于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於劫而歸躬耕于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為人孟可見矣

袁彖孔稚圭劉繪論

蕭子顯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隄防御民之羈絆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還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原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奸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斥不必非寃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然色莫用衿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

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罟蓋由綱密寬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蕩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梁總論　　魏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蹤奔漢雷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旨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柔遠開蕩蕩之王道革偉偉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俎豆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為樸慕名好

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縈虛厠荅頌之伍高談脫屣絲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逆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聲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慕年飲甚見利而動愎諫違卜開門揖盜棄好即讐釁起蕭墻禍成戎蜀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泰雖痛深周廟永言衮秀悲其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

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文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自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戎離多難桀逆構扇臣猾滔天始自牖里之物終翦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后遲率之長不能撫劒嘗膽袍文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遠巡內懷觸

望坐觀時變以為身幸不念莽草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待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悽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讐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

[illegible]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